

# 礼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礼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编　辑　委　员　会

编　审　李淑芳

主　编　安德胜

责任编辑　康世荣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居德　王永宁

王志强　马纯智

何德未　陈志强

常治安　张　玲

廖五洲

## 序

《礼县文史资料》第四辑今天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成果的总结和展示，也是我县史学领域的一件喜事，我表示祝贺。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我县政协自成立以来已编印了3辑，加上这一辑共4辑，约62万多字。这种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近、现代和地方史料的征集出版工作在我县历史上还是空前的，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做到。文史资料的回忆和撰写，涉及历史上许多有影响的事件和知名人士，它内涵丰富，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尽管内容不是应有尽有，但其涉及面还是很广泛的。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史料，文章作者大多是我县各个历史时期的当事人，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叙述了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事实，其中往往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成为某一领域中的典型材料。新史料的挖掘整理，又往往可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也可引起对某些历史事件原有论断的修正，而史学研究必须以全面可靠材料为依据，透过纷繁复杂的事实，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本质现象和规律，以鉴往知来，为今后各项事业的发展服务。

这本书，还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熔史料性和可读性为一炉，是帮助人们了解县情，特别是对年轻一代进行

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出版《礼县文史资料》第四辑，这对于推动我县两个文明建设将会产生积极的意义。希望能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广泛征求意见，继续进行编纂，把这件有益当今，惠及后世的大好事业进行下去。

马 钰

2001年12月

# 夏商周斷代工程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3号（邮编：100193）  
电话：010-62137744 625840 010-625276132  
传真：010-625276132

Add: 3 Jiamen, Dagie  
Beijing 100193, P.R. China  
Tel. & Fax: 010 625276132

各位领导，各位先生：

此次盛会在甘肃礼县召开，是学术界今年一件大事。礼县为秦人发祥之地，关系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甚为深巨，前几年秦公大墓的发现，引起了很大震动，可惜未能完整保存，所造成的遗憾无法弥补。在此次会议上，必能就礼县的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提出新的见解和建议，有关于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进展，我本已准备前去向大家作简要报告，但因工作繁重，竟不能如愿，特在此祝愿

会议圆满成功

各位身体健康

李耀勤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四日

## “秦人西垂文化保护开发 利用座谈会”纪要

康世荣

甘肃东部的天水、陇南一带是秦人进入关中前的主要活动中心，八十年代前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甘谷县毛家坪等处发掘到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从而揭开了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序幕。九十年代初，礼县永兴乡大堡子山被盗掘出两座秦公大墓和一座车马坑，劫后之余虽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但重要文物已大部分流失国外。这惨痛的教训使当地政府和学术界深刻认识到保护文物、加强早期秦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种背景下，由礼县县委、县政府发起，北京、上海、陕西、甘肃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的“秦人西垂文化保护开发利用座谈会”于2000年7月21日至23日在礼县召开。

会议开始之前，与会专家、学者考察了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和赵坪秦人贵族墓地。考察过程中，大家感到，虽然秦公大墓遭到盗掘，但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当地的地形、地貌分析，可能还存在着

未经盗掘的秦公或称公之前的秦人首领大墓。此外，秦公大墓既然已经发现，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当距此不远，而寻找早期都邑更为重要。距离大堡子山仅一河之隔的赵坪秦人贵族墓地，其范围很大，已发掘的几座中型墓随葬青铜礼器的组合多为5鼎4簋，不仅身份较高，而且所出文物十分精美。这几座墓的时代约为春秋中晚期，联系到民国初传出礼县一带的秦宗庙重器“秦公簋”（时代属于春秋晚期偏早），可以知道，秦人在春秋时期虽已迁都关中，但“西犬丘”一带作为秦人的发祥地及其先祖陵墓所在，仍然具有特殊的地位。因而，礼县一带不仅西周时期秦文化极为重要，而且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文化也同样丰富多彩。

会议开始，陇南行署副专员肖庆平、礼县县长司跃宁首先致词，并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对礼县秦人西垂文化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并给予精心指导。与会的专家、学者对礼县县委、县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召开这样的座谈会给予高度评价。

本次会议组织者之一的李学勤先生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到会，但他一直关心会议的进展，并在会前和会议中打来电话：“礼县为秦人发祥之地，关系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甚为甚巨，前几年秦公大墓的发现，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可惜未能完整保存，所造

成的遗憾无法弥补。在此次会议上，必能就礼县的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提出新的见解和建议，有裨于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进展。”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指出：秦文化的精髓在于其开拓进取的精神，正因为如此，秦族才能从附庸国、诸侯国走向秦帝国，秦文化才能从地方文化发展为全国性的文化。礼县是秦族的发祥地，保护好这里的文物对于秦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副主任刘绪、新石器商周考古教研室主任徐天进谈了三点认识：秦公大墓的气势规模比同时期其他诸侯墓要大得多，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也很高；在研究方面，不仅要重视“陵墓”，更要重视“城邑”，不仅要重视青铜器，还要重视陶器；文物保护的关键在领导重视，希望尽早尽快地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杜绝盗掘事件的发生。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汉唐教研室主任赵化成于八十年代曾在甘肃东部从事早期秦文化的调查与发掘，对于秦公大墓的被盗深感痛心，他认为应下大力气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此外，应首先对礼县秦文化遗址进行普查，重点探寻“西犬丘”都邑所在。他表示北大考古学系今后愿意在这方面同省、地、县合作，做一些具体工作。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朝远认为：礼县西垂之地是秦统一的摇篮，不但早期发展于此，秦人东迁后，西垂仍然是基地，应充分保护开发，但切忌急功近利。

故宫博物院林小安、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社科院历史所江林昌都认为西垂秦文化很有特色，应大力保护和宣传。礼县作为国列贫困县，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应尽快申请将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应争取省上的支持，积极开展与相关单位的合作。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主任曹玮、秦陵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徐卫民、副主任田静，根据陕西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的经验，提出：首先要对遗址进行调查、保护，不能违规操作；开发利用应着眼于未来，将来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上，可考虑建立遗址博物馆，还应注意环境与交通的配套建设。

宝鸡考古队队长刘军社、宝鸡市文物局文物科长刘宏斌、凤翔博物馆刘亮、陇县博物馆馆长肖奇提出，秦人由礼县西垂都邑向关中迁徙，陇县、宝鸡、凤翔均是重要的都邑所在地，陕甘两省应加强联系，不仅在文物保护、研究方面可相互支援，还可考虑建立一条完整的秦文化旅游热线，使得文物工作在西部大开发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次会议中，省、地、县的文物干部还就“西

“犬丘”都邑的具体地望、西垂秦文化的特点、县博物馆的建设、遗址与出土文物的保护等方面谈了许多具体的设想和意见。鉴于礼县大堡子山一带文物的重要性，以及所面临的文物保护的严峻形势，会议一致认为，保护好文物是当前最急迫、最重要的任务，只有保护好文物，使之不再被盗掘，才能谈得上今后的开发利用，在这一问题上应有行之有效的措施和长远的眼光。会议期间，地县领导还专门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就礼县境内古文化遗址的普查、秦人西垂文化的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磋商。

## 甘肃省礼县秦国西垂 陵区铜器特展介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甘肃礼县人民政府

甘肃礼县是秦人的龙兴之地，也是秦文化的发祥地。秦人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然后向东越过陇山，进入关中，一步步发展壮大，并最终统一中国。这里分布着成片的黄土台地和起伏的丘陵，土壤肥沃，气候湿润，环境远比现在优越。秦最初是周人的附庸，被封到了甘肃东部的“西垂”，负担起为周王朝保卫西部边疆的责任。“西垂”又叫“西犬丘”，是秦国的始封地，也是第一座都城，里面建有秦人的祖先宗庙。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秦襄公护驾有功，成为诸侯，并在名义上拥有了作为周人故地的关中。此后才把都城迁到了雍城；商鞅变法又迁到咸阳。即便入主关中后，“西垂”也是重要的后方根据地，并未放弃。因为盛产盐卤，秦代还在那里设置了治盐的官吏。

“西垂”的具体位置在哪？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为此苦苦思索；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在礼县永

兴乡的大堡子山发掘出两座南北并列的中字型大墓，总长度都在 80 米以上，反映了秦国好建巨陵大墓的特点；墓葬座面向东，与春秋中晚期雍城陵园、以及战国时期的芷阳东陵乃至后来的秦始皇陵园完全一致。尤为重要的是，墓里出土了带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簋”字样的铜器，说明它们可能是秦开国国君秦襄公或其子秦文公的夫妇陵墓。证明这里就是秦西垂陵区之所在。根据先秦陵墓往往在都城附近的惯例，它们也为揭开秦早期都城“西垂”之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大堡子山墓地西距礼县县城 13 公里，北依大薄地峁塬，南临西汉水，西滨固城河。它继陕西的雍城陵区、芷阳东陵以及轰动世界的秦始皇陵园之后，必将进一步推动秦史、秦文化的研究。

这次展出的铜器出自大堡子山墓地东南方向、西汉水南岸的赵坪墓区，是秦贵族的埋葬地，属于广义的西垂陵区的一部分。发掘的 M1、M2 随葬成套的铜礼器；说明秦人相当完整地继承了周人的礼制；从铜器上装饰的细密蟠虺纹来看，年代相当于春秋时期；从出土的青铜短剑来看，秦文化还有相当程度的戎狄气息，反映出甘肃东部自古以来就分布着游牧民族这一历史事实。M1、M2 出土了七鼎六簋，从用鼎制度推定是相当于上大夫一级的高级贵族。其中，M2 随葬鎏金镂孔铜柄短剑、青

铜剑等兵器，墓主人可能是男性；M1 随葬用于放置首饰、化妆品的四轮铜方盒，墓主人可能是女性。它们或为一对夫妇并穴合葬墓。这些铜器制作精美，形体硕大，均为生前的实用器，对了解秦国早期青铜文化的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

#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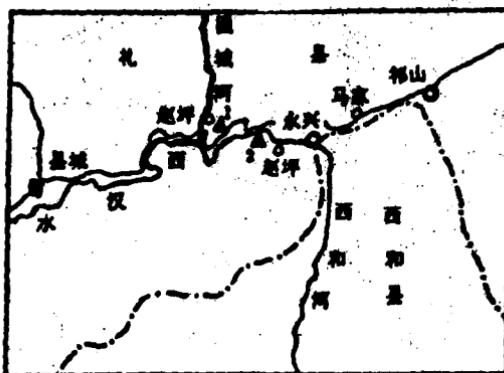
戴春阳

1992—1993年，甘肃省礼县一带的古墓葬遭到大规模盗掘，其中，礼县永坪乡赵坪村的大堡子山墓地被盗最为严重，一些珍贵文物流失海外。鉴于这种情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4年3—11月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探明中字形大墓2座，瓦刀形车马坑2座，基本搞清了该墓地的排列以及中小型墓葬的分布情况，并对其中的2座中字形大墓、1座瓦刀形车马坑、9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

## 一 墓葬形制

### (一) 墓地概况

大堡子山墓地位于礼县以东13公里，属黄土梁峁，东、西、南三面均为沟壑。它北依大薄地峁塬，南临西汉水，西滨固城河（图一：1）。



图一

图一 秦墓葬位置示意图

1. 礼县永坪乡赵坪村大堡子山墓地
2. 礼县永兴乡赵坪墓区

钻探资料表明，此墓地的范围东北至文家，西至大堡子山边缘，南至大堡子山的山间便道，东西长约 250 米，南北宽约 140 米。在此区域内排列着南北并列的 2 座东西向中字形大墓，编号为 M2、M3。其南端有从葬的 2 座东西向瓦刀形车马坑，已发掘的一座编号为 K1。在墓地的东北、北部和西部山弯，有规律地分布着间距为 5—7 米的东西向中小型墓葬，总数在 200 座以上。这些墓多被严重盗扰，已发掘的 9 座墓是劫余幸存的完整墓葬。

## (二) 墓葬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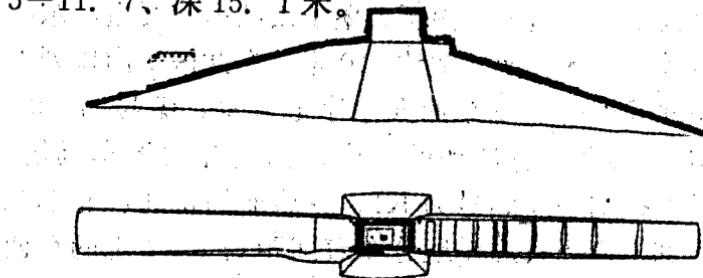
### 1. K1

大型车马坑，平面呈瓦刀形，东西向，全长

36.5米。坑道位于车马坑东部，长21.85、宽9.5、最深5.4米，自东向西倾斜。坑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长14.65、宽12.95、深5.4米。车马坑内已遭盗扰，从西南部残存的约2平方米的遗迹来看，坑内原有殉车4排，每排并列3乘，共计12乘。均为辕东舆西。每车两服两骖，计4匹马。据参加发掘的民工讲，此车马坑被盗掘时曾出土了许多金饰片。发掘仅获铜车饰（如车辖、车轘和大量铜泡）以及锈蚀严重的铁制品。

## 2. M2

为中字形大墓（图二）。东西向，全长88米，有东西两条墓道。东墓道呈斜坡状，长37.9、宽6、最深11米。墓室呈斗状，长6.8—12.1、宽5—11.7、深15.1米。



图二

图二：M2 平、剖面图

墓室内设二层台。其中，东、北、南三面二层台上殉葬7人，均为直肢葬，都有葬具（有的还是漆棺），多随身葬有小件玉饰。此外，西二层台上

有迹象表明，这里原来也置放有随葬品。葬具为木椁和漆棺，均朽。棺周围残留有金箔片，说明漆棺上原来镶有金箔棺饰。椁室内残存罐、鬲等陶器碎片，以及铜泡、戈、刀等铜器残片。墓主尸骸已朽，据朽痕可知，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西。墓室底部中央设腰坑，内置殉犬1只、玉琮1件。

西墓道长38.2、宽4.5—5.5米，总体亦呈斜坡状，但有8个沟槽状的台阶。在深1.25米的层面填土中埋葬12个殉人，均为屈肢葬，头向有的朝东，有的朝西。分为生殉和杀殉两种，前者作痛苦挣扎状，后者有的头部有洞，姿势规整。多为青少年。有3个殉人各随葬玉块1件。填土中还有殉犬1只。

该墓已被盗掘一空，仅在盗洞中发现石磬5件。

### 3. M3

亦为中字形大墓。东西向，全长115米。墓道结构与M2相同。其中东墓道长48.85、宽8.3、最深13.5米。墓室呈斗状，长6.75—24.65、宽3.35—9.8、深16.5米。北侧二层台上现存殉人1名，东、南侧的二层台已被盗扰。墓室内漆棺、木椁及墓主已朽。墓主仰身直肢，头向西，胸、颈部位残留有大量散乱的琥珀珠。腰坑内有殉犬1只、玉琮1件。西墓道呈台阶状，长41.5、